



迷 雛

早 迷

雛 雛

迷 迷

雛 雛

楊 騷 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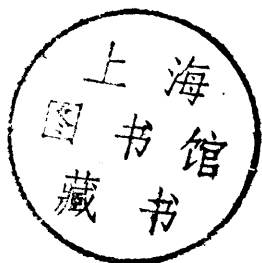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5 9471B

迷 雛

楊 騷



420 卷 交

~~018241~~

人 物

女性

鶯能

婉濤

麗姝

男性

柳同

鍾琪

碧蕪

子華

仿山

行人及其他

時 候

1923年晚秋的一個月明之夜。

第一幕

白堤上公園之前，滿月初昇的時候。

舞台前面馬路。右邊路傍數株柳樹連着，從裏邊的路燈放出光線來，柳枝柳葉在黃綠光裏搖曳着；左邊路旁露出公園的屋角，從裏面也有光線射出，馬路上全體的光線左右稍強中央弱，但很明瞭。行人稀少，時有一兩個從右或左來來去去。

舞台後面正中暗紅色的，一個木坊高豎着，數級石塔連馬路；坊後石堤，可以行人。小舢舨上下也從此處。有隻小舢舨斜放堤下，寂寞地待客人光顧似的，但不見划船的人。木坊處的光線要比馬路弱得多，在木坊身上看得出月色掩映着。

遠景：左邊杭市的燈光點點，放出一種微茫的弱光，想冲

破闊淡的夜色之壓迫似的，滿月帶點黃味低掛空中，星點點。右邊橋中央遠山渺茫連絡着，湖光閃閃。從木坊的空隙望去，糊樓可以看得出湖心亭，阮公墩及三潭印月的三個黑影。

幕開時柳侗斜依木坊望月。身披黑 Mantle。手執竹棍在石堤上慢慢敲着作響，長髮。

學生模樣的行人兩個從馬路的右邊上。

行人甲

人生真愉快，如何？你看剛才西冷橋上那兩個男女……

行人乙

啲啊，一幅好對照，一個好刺激。想想那忙着冬衣服，苦着明日飯的人呀！

行人甲

然而戀愛……

行人乙

夠了，夠了，你想現在的中國有什麼戀愛麼？那簡直是一種惡性的流行病！

行人甲

然而戀愛……

行人乙

你的戀愛論好把牠結個尾巴罷。(稍亢奮)

什麼人生觀，什麼人死觀，總然是“黑漆一團”啦！向這黑漆一團中勇往直進罷！革命，革命，只有革命呀！

行人甲(冷笑地)

你的革命，充其量也是個流行罷。(注意到柳侗，聲氣壓細一點。)哦呀，藝術家，畫家！(柳侗連不注意對行人的會話似的，儘管慢慢地敲他的竹槌，看他的月亮。)

行人甲(細細的對乙)

好一個 Scene！喂！詩的嚟！

行人乙(向柳侗一瞥，輕蔑的口吻。)你近來的藝術狂，戀愛熱和你外國語一樣地堪唾棄的呀：

行人甲

然而美……

行人乙

算了罷，算了罷！什麼美！什麼詩：什麼藝術！什麼戀愛！那都是一種閑散，一種懶怠！哦呀，那邊

又來了！男子三匹，女子兩條。……

行人甲

兩個女子，兩個新女子！哦，Stylish！

行人乙

去罷，我們幹我們的去罷；這些懶死了的豬，
咄！（左邊下）

行人甲

哦，哦……（腳灑着左邊下。停一刻碧蕪，子華，仿山，婉
濤，麗妹等從馬路右邊上。。）

碧蕪

那不是侗麼？喂，侗，侗！

婉濤

真的侗呢！

碧蕪

侗！喂，侗！

柳侗（醒着反身）

、哦呀，碧碧麼，蕪蕪！（從木坊處跳下馬路）你們想
到什麼地方玩？你們都從什麼地方來的？

婉濤

你不聽見人家說麼，從來處來？(笑着)

麗妹

我們到你那邊找你不着。

柳侗

我用過晚飯就出來了。

子華

他近來很忙。(望麗妹)

婉濤

侗近來越發瘋了似的，總是獨自東跑西走，再不招呼人家了！

碧蕪

瘋到不見得甚瘋，好像在做什麼美夢。

柳侗(笑着對蕪)

什麼都好，只要有眼前的西湖，管牠是個瘋麼夢。你們想到什麼地方玩呢？

碧蕪

還跑得出這熟識的湖山麼？想僱着小船游湖。哦，月亮越發高起來了！

柳侗(四顧堤下)

喂，老婦婦，你的顧客來了。（老躑躅的影子從船

中點起來，說聲謝謝你，先生。）

侗（轉向碧蕪）

我替你們介紹這個好麼？

碧蕪

再好沒有了。你不同我們玩玩去麼？

柳侗（踟躕着）

我想在湖邊走走……

子華（冷嘲地）

同我們玩玩去罷，湖邊有什麼人等你麼？

柳侗

我怕湖中要冷些……

仿山

同玩去罷，我外套給你穿。

麗姝

他總喜歡孤獨的。

婉濤

他另有他的不可思議，神祕。

柳侗

我總怕湖中要冷些……

碧蕪

什麼都好，伺。但湖中的風冷，吹不下滾滾血
流的心熱罷。盡情地在湖邊唱你的歌！（向其餘的人）
我們快點坐船去來。（何笛處聲遠揚）

仿山

那麼我們自坐去罷……喂，船靠近一些來。

麗姝

你還是來罷……

子華

我們自玩我們的去算了啦！

婉濤

你真的不來？

柳伺

你們這些人真會麻煩；快下船去好了，看老孀
在那邊等呢。（大家笑着走近石堤，先後下船，各爭拿船槳划
船。）

麗姝

喂！不要碰着我！

子華

女子真的會叫！

碧蕪

侗，侗……哦；叫月光灑得像幽靈般地！再會，
侗。

衆人

再會，再會，再會！（遊船撐開）

柳侗

再會，再會……（唐突地）喂，碧蕪！你的妹子
呢？鶯妹呢？

碧蕪（邊划船邊說）

怕不是也在這神祕的湖邊？她好像和鍾琪同
出來的，我不甚清楚。（船慢慢地向湖心駛去，到朦朧看不
清楚時，遠遠聽得碧蕪唱着歌，The last rose of summer
的歌。）

柳侗

好個美男子：我常要瞧着他美的鼻子傷心…
…唉啊，他妹子的眼睛更美些……（高聲亂唱）啦，
啦，啦，啦……實在是個美青年！我在青年會一眼

看愛了他，以後就像變態地戀慕了他了，真是好美。但夢也夢不到他帶着那樣可愛的妹子在身邊，好像柳浪生着紅蓮，相映着誘人跳下水裏尋香……（高聲風唱）啦，啦，啦……啊！多少醉人！多少傷情！（向左右顧盼着踟躕一下，然後尖細着聲高唱着向一邊下，）
How can I leave thee……（歌聲漸漸地聽不見，稍停，鶯能和鍾琪從台邊上。）

鶯能

但是，哦……

鍾琪

但是什麼？

鶯能

但是他是個詩人呢！

鍾琪

是，詩人！他想在夢中討生活！他好像癡心的小孩子，想向縹緲無心的女神求乞情熱，愛，同情之花。

鶯能

女神那樣無心縹渺着麼？

鍾琪

那何待說，鶯妹。女神將永不離她的玉座，將不昧人間一切的祈求戀慕！

鶯能

你歡喜這樣冷心的女神麼？

鍾琪

冷心？我要說是崇高神聖！我崇拜這樣純潔的女神！

鶯能

可是這樣死灰的女神叫我做我都不想要呢。

鍾琪

唔……

鶯能

唔？什麼？可不是麼，鍾琪？女神非靈活活地飛不可，女神非情熱熱地愛不可，女神非受一切人的仰慕不可；並且女神喜歡聽一切的戀歌，喜歡聽粉蝶翩跹的翅膀，喜歡聽濤漣合奏的音波……

鍾琪

“女神！給我你的心！”假如有人這樣祈求，

女神答應他麼？

鶯能

假使祈求的心誠而美，是我女神，我將給他的。

鍾琪

“女神啲，給我你的心！”假使又有人這麼懇願，女神將如何？

鶯能

假使懇願的心誠而美，是我女神，我將給他的。

鍾琪

但女神只有一個心呢！

鶯能

女神沒有那麼狹小！女神有無限的心，情。她將永丟了愛慾的獻禮，永不顧冒瀆之淚，她是永遠的處女……哦，鍾琪，我們怎麼就說到這裏來了！

鍾琪

因為我說他像個癡心的小兒，向無心的女神求愛，花……

鶯能

是，是，又因為我說他是個詩人……但你有那種確信麼，女神是無心縹渺着的？

鍾琪

我有這樣的確信！並且我自慢我心目中的女神有這樣神聖，好像今晚的月亮那樣皎潔：（鶯能默然若有所思，仰望明月，靜悄悄一時。）

鍾琪

鶯妹，你怎麼不說了？

鶯能

.....

鍾琪

鶯妹，鶯妹，你在想什麼？你記得我們最初的會餐？

鶯能

記得呢，不是在……你現在問這些做什麼？看啦，好晶瑩的月亮！

鍾琪

我時時刻刻都記着的。（稍停）是一年前的事

了，可不是麼，鶯妹？一年前我因或機會得和一位很可愛很可愛的妹子認識了，我們最初在三越的食堂會餐，她很可憐我似的，很同情我似的，由是我的靈魂就輕輕地被她取去了，我感激她，熱愛她，暗地裏呼她天使，女神。鶯妹，她是誰你大概曉得罷。那時我照得她一張相片，要刻刻藏在我身上最熱的一部份。啊！從認識了她到如今，是我青春開花的時期，是我跑到樂園遊玩的刹那！

鶯能（感動着）

哦！

鍾琪

可不是麼，自認識了她以後，我想我們的愛足與時日同增的，我們的前途有無限的希望，有無限的幸福，無限的快樂……我這樣想，很得意地這樣想，想……（望鶯能出神。湖中何處的笛聲發，忽向中止，）但是，但是，聽啦，鶯妹，我這種的幸福的想像，就好像那幽揚的清笛，在最近的一瞬間，被什麼風或浪的聲音阻斷了，遮亂似的，鶯妹，可不是麼？

鶯能

爲什麼呢？那是鍾琪自己的疑心罷……（笛聲又杳）聽啦，不是清笛更揚抑得可愛了？有什麼風？浪？（笛聲又止）

鍾琪

什麼都聽不見的，什麼都聽不見的，但有什麼關係，那有什麼關係。我早就知道除我以外，還有許多人愛着她，但我總不把他們放在心上，起初；因爲我自信她始終愛我的，我相信她不會愛別人的，但是，但是，鶯妹，我漸漸地覺得了，我的幸福好像受摧殘起來了，我恍惚看見幸福的背面是悲哀的了！可不是麼，海中起了風波似的，我和她共濟之舟怕要被風浪打翻海底去了！我不能趕快地一口氣將船撐到平安的彼岸，我又不能祈求上帝把無情的風波打滅。啊！鶯妹，我怕，我怕：

鶯能

那是鍾琪自己的心虛罷……

鍾琪

你能夠說這是我無端的憶測麼？你能夠保證我麼

鶯能

哦！(迷惑似地走向木坊處)

鍾琪(緊隨鶯能)

鶯妹，鶯妹！(想握鶯手，剛是時，侗的歌聲在遠遠處斷續唱，忽隱忽現。

鶯能(駐足傾聽)

好像在雲中唱着似的，那是侗哥的歌聲呢！

鍾琪(傾聽樣子)

幾十年前的流行歌了！怎麼他常要唱這個！

鶯能

舊的歌找得出新的情熱。

(微微的歌聲，Its' long long way to……)

鍾琪

真是一條長的路，一條長的航路呢！生風作浪的險惡的……

鶯能(一心傾聽着)

真是好聽(望月)月姐兒都聽得飛起來了，鍾琪你看，月姐兒不是在雲中走着麼？

鍾琪

那裏，雲飛不是月走呢。那點薄雲飛開了，平和的月亮會望我們笑罷！

鶯能

啊，不唱了呢！他在那邊看月亮，還是蹲在水邊作湖光的幻想？

鍾琪

在那邊想死了紅葉罷……

鶯能

好美的詩句喲！鍾琪你怎不唱呢？

鍾琪

我唱不出，我沒有那種高腔；我怕唱破喉嚨。

鶯能

歌，有高腔也不是隨便唱得，要有那種情熱。

鍾琪

唔……

鶯能（望望鍾琪的氣色）

我們找他玩去罷，他不知這邊來還是那邊去？或許哥哥他們也同在呢。

鍾琪

這邊那邊不是一樣地，反正是一條長的路。

鶯能

我們找他談談去罷，他不是很可愛麼，一個無邪氣的小孩子？

鍾琪

他是個可愛的詩人，但小孩子未必罷！假如他是個小孩子，你便是個還在母懷裏喫奶奶的紅嬰兒。

鶯能（嬌笑着）

鍾琪真會說笑呢！那麼他是個熱情的青年了，
（愛嬌地，誘惑的。）我們看他去罷，啲！

鍾琪

我不去的，路不好走呀。

鶯能

我們一路去罷，我們挽着同走罷，啲！

鍾琪

啲啊，一條的路，我怕走的。

鶯能

你真不同我去，鍾琪？（望望他的氣色，好像在穿鑿）

什麼似的。)那麼，你就在這邊等，我喚他來，我追他去來。(向左邊走下)

鍾琪(着急着)

不要跌落湖中……哼!可愛的詩人!(走上木坊，在石堤眺望，俄而搖船的水聲漸近。)那個野郎的遊船……(張望)哦呀!碧蕪他們麼?好個氣閑的哥哥!一個妹子要任她飛跑，在這入稀氣冷的湖邊咄!(走下馬路，望驚龍去處踟躕着欲往不進的樣子。有頃，船近岸，碧蕪先起岸，呼喚，餘人在船中說說笑笑，不起船。

碧蕪

喂 伺，喂!你還在這裏迷惑麼?

鍾琪

我呢!

碧蕪

哦呀!鍾琪麼?你怎麼獨自一個?我的妹子呢?

鍾琪

你怎麼會問起你的妹子來了?怕在那邊唱歌罷。在雲中唱着……

碧蕪

和哈！你今晚怎麼會說這樣夢幻的話來？（望望鍾琪氣色）怎麼了？你的氣色不大對呀！是我妹子欺負了你？她到底在什麼地方？

鍾琪

好哥哥，不必怕她失掉了，保護着他的人多着呢！

碧蕪

哦呀，哦呀，這才有趣味！但現在的護衛兵很靠不住，你就是個榜樣呀。你怎麼放她獨自一個在那邊唱歌呢？並且說在雲中唱着？

鍾琪

她找侗去的……你們遊湖。怎麼這樣早就回來？

碧蕪

想買點酒湖中喫去……侗在那裏？

鍾琪

不是對你說了，他在雲中唱着歌，引妹子找他去的。他們在斷橋那方。

碧蕪（同顧船中）

喂！誰同我買酒去呢？（船中笑聲）

碧蕪(對鍾琪)

真是一些豬!只會笑,噢……鍾琪,你同我買去罷,我們今晚要盡量地喝一喝。啊!我得着什麼靈感似的,我們須醉死在湖光裏頭啲,鍾琪,買酒去罷!

鍾琪

你也是可愛的詩人!但我不能同你去。

碧蕪

怎麼?你這樣沒有興致麼?你看這神祕的湖光,你看那遠山的迷濛,你又看那誘惑我們的月娘!癡笑着歪着心的高椅子我們坐不得,辦公室中打瞌睡的長棹子我們也沒有手段霸佔一座位;但叫人不爭氣的西湖,該許我們玩玩罷;叫人癡呆醉懶的酒,該讓我們喝一口罷!鍾琪,去啲,我們痛痛快快地飲一回罷。猶其是你現在酒上有酒!

鍾琪

好哥哥!你妹子叫我這兒等,並且我近來看酒生厭。

碧蕪

你還怕牠到這裏受寒麼？保護她的人多着呢。去罷，你又何必這樣拘泥？要曉得守信算也是罪惡，我們要多多地刺動人家的神經，重重地驚擾人家的懶安和平，那就算我們現在做人的責任完了的。最好是要使人家絕望，失望！你曉得失望絕望有無限的意趣？去罷，鍾琪！

鍾琪(帶氣，踟躕着)

我不能同你去，第一我脚也酸... (船中嘈雜的說笑聲)

碧蕪(敗興地回顧船中)

喂！想酒吃的同我買去！

子華(慢慢地起船上岸，笑着對碧蕪)

你不是在發議論麼？(轉向鍾琪) 鍾琪兄今晚湖邊好玩麼？

鍾琪

冷一點.....

碧蕪

喂！再一個人來！還要拿許多東西呢！

仿山

我來 我來!(起岸)

麗妹的聲

你們買什麼酒?

碧蕪

不是白蘭地便是威士忌;或者赤色的玫瑰露。

子華

那樣強的酒誰喝?

碧蕪

我喫呢!

仿山

花雕酒不好麼?

碧蕪

這清冷瀟湘的西湖,再配上淡泊的花雕酒,那
不是太可憐了?我們要強烈烈地。

子華

但誰喫那樣強的火燒酒!?

碧蕪

我喫呢!等下侗又來了……

麗妹的聲

你們要買只燒鴨來啲！

碧蕪

是，是，什麼都要燒的！

麗姝的聲

松花蛋不要忘記。

婉濤的聲

還有水果……

子華(不高興地)

知道了，知道了！

仿山

我們去罷，不要耽擱時間。

碧蕪

還怕耽擱時間麼？叫這清閑的月娘聽
叫這懶怠的西湖聽了笑死 但是去罷。鍾琪
在這兒等，今晚怕要醉哭一兩個人

鍾琪

我決不會的。

子華

鍾琪兄向來小心。

碧蕪

真的你未嘗醉過，你好像無那種血啦。但對你說，今晚不許你阻誰的酒。要曉得酒杯中才找得一點生意，又生得一點真的口水唾沫。

鍾琪

啲啊！酒生事！

碧蕪

酒生情。

鍾琪

瘋的情？狂的情？哭的情？挑動的情！

碧蕪

啲啊，真的情，熱的情，美的情，無限的情；（遠個與鶯合唱的歌聲）

碧蕪

哦！他們來了，他們來了，我們快買酒去罷；回來須多僱一隻小船兒。

鍾琪

碧蕪你要買許多酒？

碧蕪

不必担心呀！盡在衣袋中鄙吝着的錢，也醉不得西湖臉紅呢……

鍾琪

我跟你去來。

碧蕪

你脚不酸痛麼？並且妹子叫你在這邊等呢，
(碧蕪他門剛要退場，船中尖脆的笑聲，遠處的歌聲漸近，鍾琪不安狀。)

碧蕪

真是在雲中唱着似的，

仿山

我們快去罷。不要担擱了時間。

碧蕪

你這樣寶貴的時間，怎不叫牠駕着飛機飛，倒
在這沒有打算的西湖鈍馬似的拖過了一兩個月
呢？(傾聽着，歌聲越近。)

鍾琪

好個陳舊的流行歌！

碧蕪

真是個古舊的歌兒；但好神祕的聲喲！在深海裏的水晶宮唱着似的……

(歌聲幽揚地終止)

碧蕪

真有五彩色的聲音，但可惜太短了些。(對仿山)

喂，我們去罷，要多買一點酒。(對子華)

你怎麼這樣鬱悶着？格外買一瓶淺薄的花雕酒把你罷。快點同來……鍾琪，侗，他們來了，就叫他們在這兒等等，我們船載着酒即刻就來。(向船中呼喚)

喂！你們高貴的女士，請上來伴伴鍾琪說話呀！(轉向鍾琪)鍾琪，你到船中坐坐麼？

(碧蕪他們從右邊下。船中麗姝、婉濤跣起，從水面露出上半身來)

鍾琪(不安狀，想跟碧蕪他們下，踟躕。)

好個哥哥！

(侗，鶯能歌聲又發，更聽得明瞭些。)

婉濤

啊啦！你不要跌下湖中！

麗妹

真是險些兒跌下去了，我一心聽侗他們唱着……

鍾琪(焦灼狀)

貴女士們好好地跳呀……哦！好個動亂的夜！好個清澈的歌聲！在雲中唱着似的，在深海底的水晶宮唱着似的……那裏，那裏。在湖面上迴轉似的，在樹梢頭繞着似的，很明瞭很明瞭的了，什麼都很明瞭明瞭的了！(不定的踱過來踱過去。婉濤，麗妹上岸，慢慢走近鍾琪，望着他出神，想對他說什麼似的，但沒有話說。這時划船的人從船中跼起，跳上岸，在石堤處踟躕片刻，說：“小姐在這邊等麼？”婉濤避着似的。)

婉濤

哈，在這邊等啲……

(侗，驚的高笑聲，幕。)

—— 第一幕了 ——

此
页
空
白

第二幕

與第一幕同一夜。

三潭印月。

舞台左邊堤岸，遊船上落處，幾級塔段露着。岸上向後一燈桿，一點黃燈在上；岸上向前一條石攔，

舞台右邊前雜木林，後亭的側面，再後又是雜木林。通雜木林及亭間各有石造的小徑，徑之傍許多不清楚糊模的花草。

左邊遠景，迷濛的山脈，糊模的雷峯塔影，閃閃的湖光，湖中一小石塔浮在水面。

右邊遠景被雜木林遮住。

舞台中央後部是雜木林與堤岸連着處。

夜深，月色寒娟。

幕開時，靜寂片刻，俄而搖船聲。

子華的聲

喂，輕划一點，不要碰着石塔。

仿山的聲

着了，着了，到了！掌上幾個水珠泡是我今晚的報酬。（船首靠着塔跟，子華先跳起來。）

子華

喂，放他自在去罷！（走近燈桿）

仿山的聲

不危險麼？

子華

什麼危險？總比剛才跳船安全些。

麗姝的聲

叫他靜靜地睡一睡也好，他今晚真的唱夠喝夠了。

子華（走向船靠處）

貴女士你們快起來罷。注意他醒起來發酒瘋！

(麗珠牽着子華手起船，婉濤隨後。)

子華(一面牽着麗珠，一面對婉濤。)

等一等，等一等，我來扶你……

婉濤

我不怕跌的。(敏捷地跳起來，對麗珠。)

怎麼你要人家扶起來了，真是笑死人！

麗珠(拂下子華手)

酒喫得太多啲！在這裏我還站不定呢。

婉濤

啊！今晚真有趣！(走到燈光之下)這個燈光禁不起冷氣在戰慄着似的，(走回，望船中。)仿山，怎樣了，不醒麼？

仿山的聲

不醒……

麗珠

要是個哥剛才跌下水中了，那才有趣呢！真是個瘋子。

婉濤

他真的像個聰明的白癡，那樣不顧頭臉地要跳過船來。

子華

跌下湖中淹死了才是風景呢！（望船中）

喂！你還不自起來麼？冷刀放在他頸上他都會不知道呢；真是可憐地又可笑！

麗姝

真的他喫了不少的酒。那邊已經半醉了，過來我們船上，又東倒西歪地喝，喊，唱。

子華

總之碧蕪這個好哥哥！他總苦死了妹子，醉死了柳侗，氣死了鍾琪，笑死了自己。

婉濤

你不看見碧蕪流淚？他望着侗的頭髮流淚呢，當侗俯伏船舷時。他何嘗這樣想，你這……

仿山（從船首跳起來，接着說。）

真的，我也看見了；但不知爲什麼又要笑着。他邊滴滴眼淚，邊笑着露出他那美死了的牙齒：

子華

碧蕪也有眼淚流麼？那有點可疑！假如有，爲什麼不對着他可憐的妹子流，却對什麼侗的頭髮？侗的頭上莫不是有了墳墓，美人的墳墓？或侗的頭髮中埋葬着死鸚鵡？或者散散的落花……哈哈！他們這般詩人，真是笑不得我肚子破？又要什麼邊笑着邊滴滴地……

婉濤

這正是碧蕪可愛的地方。他有好銳敏的感覺，有好優美的感情，有好不可思議的心！你又不看見，你那裏曉得？你在船中就只會和麗姝玩皮！

麗姝

婉姐，不要說到我身上來喲！

仿山

在我看，碧蕪和柳侗簡直是倆情人。

子華。

那也說不定；但他們同樣的頹廢，猶其是碧蕪是個無神經的，他總想把個妹子當……

婉濤（憤慨着）

當？當什麼？你不要這麼說碧蕪，特於在我的

面前！

麗姝(指着子華)

真是不懂事體！

子華

啊！對不住，對不住！（對仿山）怎麼樣了，那個醉泥鰍？啲啊，可愛的醉詩人，醉仙！怎麼樣了？

仿山

簡直醉死了似的！搖他不行，推他不行，翻他也不醒。

子華

憑他去罷，隨他做個詩人夢罷。或者我們要有第二個的李太白捉月，那才有趣呢！我們到裏面玩玩就好了，終不成在這兒替他擔憂一夜。

仿山

不會凍壞麼，他，這樣冷的深夜？

婉濤

真的要凍壞呢；拿什麼蓋着他就好。

子華(對仿山)

你外套脫下來罷。

仿山

那不行。我每喫一點酒就要發酒寒，你捫捫我的手看，叫哼！（震慄起來）

子華

那就沒有辦法了！我喫酒很怕風的。

婉濤

啊！碧蕪他們來就好，碧蕪爲什麼還不見呢？
（走到船首處眺望）

仿山（跟着婉濤跑，指着湖中。）

那個黑影怕不就是？你看那不定的生起波光，怕不是碧蕪在划船麼？

婉濤

恐怕他也醉死了似的；啊，碧蕪，碧蕪！

仿山

不要那麼着急啦，等下就來了罷。

婉濤

怕要翻下湖裏頭去……

子華（冷嘲）

終不成他們會翻下湖中情死！要情死這裏還

剩着人呢……我們裏面玩玩去罷。(對麗姝)裏面玩玩去麼?裏面沒有個人影似的。

麗姝(懶怡怡地)

去罷。但我走不穩，真是謝碧蕪的白蘭地!

子華

“淡泊的花雕酒怎夠美人兒的唇紅口香”

這是剛才碧蕪船上說的。你來罷，有我扶呢。
(對仿山婉濤)你們也來麼?不要老在這兒替瘋子擔心。要曉得鶯妹嬌瞋的一小聲，值得你們十分顧惜的友情……“侗哥”這麼的嬌瞋一聲，他就要像貓兒溫順地投伏在她的膝下了!“蠢侗哥”這麼嬌瞋又一聲，他就要像白癡似的跳到花架下撚着花兒呆笑了。啊!真是!我們去罷，(扯着麗姝)

麗姝(半倚在子華的胸前，一步一顛似的和子華走向亭中去。)

啊!真謝碧蕪的白蘭地!(兩人下)

仿山

真是個刻薄鬼!

婉濤

在碧蕪侗他們面前，他却一聲也不敢響，他就只會在人背後私咬一兩口罷了，他只會注意着無人影的地方。他在嫉妬呢！

仿山

嫉妬什麼？他不是剛擁着一位美人到裏面去？

婉濤

可憐的麗妹（口氣一轉）他也愛着鶯妹你不知道麼？

仿山

哦呀，這才是個大大的新發現！

婉濤

他罵碧蕪無神經，他自己才無神經，卑怯呢！我真是瞧他不起。

仿山

哦呀，哦呀！

婉濤

真是！好像一隻獵狗似的，這裏嗅嗅，那兒聞聞，想有天鵝肉喫麼。但却又怕老虎似的，一個狡猾的尾巴長垂在屁股後面，叫都不敢叫一聲！

仿山

你冤枉了他罷。

婉濤

我冤枉他做什麼？他真愛鶯妹愛得發抖！但他又何嘗是愛，有什麼愛：他不過想捫捫女性新鮮的皮肉罷了，咄！

仿山

哦呀，哦呀！

婉濤

真的呢，像這種劣男子，不知道還有許多許多！他們總想女子是他們口邊的肉塊。但你真是個女性的好朋友。我看你就是太老實了。你愛過誰麼？

仿山

你看誰要愛我？我這個……

婉濤

誰愛你不愛你不必管啦；問題是你愛不愛。你不要太畏首畏尾了。

（裏面的犬吠聲）

仿山

你聽見麼？說起我的愛來，連狗都要吠了！

婉濤(笑着)

不要說得那麼可憐；恐怕是在吠着剛才從這兒進去的牠的同族罷。

仿山(笑着)

哦，不要太刻薄了他。我們也進去玩玩麼？

婉濤(踟躕着)

放個在這邊叫露水凍？

仿山

但有什麼法子？喚他他又不醒。

婉濤

真是，恐怕那神祕的雷峯塔崩壞的鳴動，或者會驚醒了他，但是。

仿山

到底是什麼意思呢，他要跳過船來？真是險些兒就跌到湖裏頭去，好得你攔住了他。

婉濤

你不聽見麼，當我們兩隻船挨着走的時候 鐘

琪說……不過我暗自悲傷，暗自流淚罷了！除開這兩件事以外，我不能做一點什麼。別人把我的安慰奪完了，我剩下的就是悲痛。我不能對別人怎樣，我只嘆我自己的運命……啊！終究是一個苦的運命！我從了耶穌的教訓，我將愛我的敵人……你不聽見麼，鍾琪說的這些？

仿山

一點都沒有聽到，那時我一心在看船邊的波光，直到大家靜默了，我倒轉醒過來，看見碧蕪在笑着垂淚。

婉濤

就是那時啦，侗狂笑起來。不知鍾琪再說些什麼，他就歪身俯伏船舷了。碧蕪望着他的頭髮流淚此時；妹子半醉地擲開青菱下湖中；鍾琪呢，弄着酒杯悶着氣……一刻的沉靜，只有一刻的沉靜，侗就氣狂地跳過來了。那時你驚叫一聲，妹子睜着黑大的眼睛……

仿山

哦！真是……

婉濤

總之，苦死了鶯妹。倘那麼瘋狂熱情，鍾琪那麼忌刻猜疑……

仿山

碧蕪又那麼不關心……

婉濤

問題倒不關着碧蕪；他除開傷心驚喜自家知以外，可以對或方面表示什麼？

仿山

這倒也不錯的樣子。但鶯妹到底愛誰呢？

婉濤

這却是個謎了……總之她像同時愛了他們兩位。

仿山

那又何以知道？或者她倆個都不愛也未可定。或者她對於他們兩人完全是出於一種好奇的眩耀的的心未可知。我總覺得女子的虛榮心和物慾太可怕了。

婉濤

你不要太把女子看輕了；但却有大部份的女子是這樣的。不過你真有點老實得蠢！一個女子愛着人還看不出麼？並且她曾親自淚痕滿面的對碧蕪說過；她說：“……我爲了他們兩人哭，傷心！他們竟不能兄弟似的相愛着麼？運命不許我同時愛他們倆麼？我們竟要煩惱，苦得這樣早麼？啊，啊！我不知道怎樣好！哥哥，我對他們都絕了交好麼？或者我死了；啊，啊……”

仿山

那是鶯妹自己的錯誤，是她自尋的苦惱。你想一個女子可以同時愛兩個人麼？

婉濤

淺薄的評論！爲什麼不可以呢？假如不可以，那就是證明現在的人們還未進化，還野蠻着的呢！

仿山

你這奇拔的論調真不敢拜聽。但怎樣都好，我們等着看他們的收場罷。不知鹿要死在誰手？

婉濤

真該死！總以爲女子是你們男子的競買品麼？

做夢呢！真醜！

仿山

我說錯了，說錯了，看誰要成功？

婉濤

什麼叫做成功？

仿山

要怎樣解釋好呢？恐怕又要說醜了，在你們這些詩人美人之前……哦！看誰失敗！

婉濤

什麼叫做失敗？

仿山

碎了青年心的失戀！誘了詩人淚的失戀！這怕是美的解釋罷，是麼，青年心，詩人淚！

婉濤

好可憐淺薄的見識！

仿山

哦呀，哦呀！

婉濤

戀愛的面前有什麼成功失敗？戀愛只有破滅

與完戎！

仿山

你們戀愛的專論家，那和成功失敗有什麼差別？

婉濤

差得多呢！成功是把生長着的事物弄死了，失敗是把牠弄糟了的。但戀愛決不會死，戀愛決不會糟。戀愛只有永遠的光輝，戀愛只有永遠的受傷；前者是完成，後者是破滅。差得多呢！

仿山

只說不過你的雄辯……那麼，不知鍾琪的愛要永遠光輝，或者侗的愛要永遠受着傷，還是鶯妹的要永遠光輝與受傷？

婉濤

好纏死人的話！但怎麼曉得呢？我們只曉得最優最美最純潔的心，是最容易受着傷的。

仿山

那麼，臉上留着愛的傷痕的，都有非常的優美純潔的心了？

婉濤

那何待說；但也說不定。有的要用着自家的毒牙咬爛自家的肚臍呢。

仿山

誰這樣蠢！你有二枚舌，我也不相信這個！

婉濤

多着呢，譬如……

仿山

等下我的蠢神經弄瘋了；算了罷，算了罷，我們說別的罷。（犬吠聲）

婉濤

我們進去看看罷。

仿山

是麼。

婉濤

但碧蕪他們怎樣了呢？那個黑影簡直看不見了。

仿山

恐怕他們從後面起了船也說不定；你聽裏面

狗聲狺狺地，或者在吠新來的客呀。

婉濤

或者，看看去來罷。啊：可憐的侗！

（兩人向亭中慢慢地走進去，不住的犬吠聲。稍停，船中的嘔吐聲。侗慢慢地從船首起來，還點不穩的右顛着，走依燈桿，看看四圍，望望天心，現出疲勞蒼黃的顏臉，醉心地問自答。）

柳侗

哦，好個月亮；這是什麼地方？三潭印月？啊！可不是麼，那是雷峯塔，那是三個燈籠似的小石塔浮在水面……

都跑到什麼地方去了？放我一個人船中？欸啊，這樣孤另着清快些，真的清快些，肚裏一切的髒東西都吐出來了，一切的一切的鹽的酸的苦的辣的……

（沙沙的風聲）

咐噤，冷呀，好冷呀！秋天的西湖有這麼冷麼？啊！不可思議的寂寞悲哀……

我靈魂在寒冷的湖面上浮遊蕩漾似的，浮遊蕩漾，蕩漾……

哦！一湖的銀波光，閃閃地望我招呢微笑？啊！西湖的月夜啲！人啲！美啲！哀苦啲！哼，哀苦，哀苦，深望哀苦永伴着我，跟我到黑深深的墓床中去……啲！是何心理？說不出我的心，拿不出我的心呢！飛，飛，飛罷，跳罷！跳，飛，何所求？想飛上空中幾點的小星星？想趕着清冷的秋風遠遊？那裏那裏，我畢竟跳下一隻偏促輕浮的小船中了！結局只跳下一隻偏促偏促的小舟中了！（犬吠聲）

哦呀！狗吠麼？那掛在我心頭！破開喉嚨盡吠罷……啞啊，惡狺狺地，望着碧蕪吠麼？望着鶯妹？鍾琪？哦妹子怕得心跳罷……（趨走長襪，右手抵住石壁上，左手提高，身斜傾着仰天的樣子。）

怕得拉着鍾琪的手罷！“哦！鍾琪，鍾琪！可憐的兄弟啲！何必淚沾院後清淨的夜來香？何必熱情地喚你一聲不響？又何必說些不等角的三邊四邊何必咒咀運命，痛罵蒼天……（犬狂吠聲，個離開石壁。）

哦，怕得躲在她哥哥的懷裏了罷……啊！惡狺狺的醜狗！我非爲着她趕走你！爲着她，美，神祕，我什麼都可以不要的。（望離木林中奔去，稍停，子華，麗娘

偷偷地從另一叢林中出，手牽着手。)

子華

聽了麼，他的咆哮？裏面的確是一隻醜狗惡狗；但他是隻瘋的呢。

麗姝

你不要這麼罵了他。

子華

我想褒獎了他了；他簡直是個精神錯亂的爛龜！不是懶睡，就是醉，淚！

麗姝

吶啊，他有很熱烈純潔的情……

子華

哼，你們女子總喜歡熱情！但好個無謂的熱情！空虛的熱情！牠燒不開一壺水，倒要疼死幾千的處女心！你們女子又喜歡感傷！但好醜態的感傷！好無勇氣的感傷！我們只要力，只要勇氣，我們只要將所要的緊緊抱住！咄！你們女子懂得詩，熱情，做夢，感傷，淚汁！

麗姝

何苦來呢！鶯妹愛不着就罵起人家。

子華

我何時愛着鶯妹？你看我何時捫着她的手麼？

麗妹

是啦，就是捫不着她的手，所以要這樣頰熱耳赤的。（拂下子華手）

子華

咄，那種許多人愛的女子，那種愛許多人的女子，我愛她麼？

麗妹

就是背後跟着許多男子的才希奇啦！

子華

說鬼話！你在亂猜什麼？你在嫉妬麼？

麗妹

那又何必費心神猜，我現在酒醒了呢！說到嫉妬，那更是無謂；不過我要說說你罵人的心理罷了。

子華

我曉得了，個人人都愛護；他是個詩人，他有純潔熱情的心，他有做夢的眼睛，他又有任歌痛哭

的好聲音！咄！碧燕也是！你們都愛這些人！你也愛他們去罷！我不能說些神祕，畫些美，唱些哀歌你聽……

麗姝(嘲笑地)

那是當然的，誰像你那麼不要臉皮：

子華(逼近麗姝)

我倒要問問我不要了的臉皮！

麗姝(憤恨地)

你爲什麼強抱我kiss？你爲什麼對我說那些？你又爲什麼迫我……

子華

那完全是我的錯處麼？誰也強不得不願意的你如不來……

麗姝(哭泣起來)

啊，啊，你說得什麼？怪不得你，怪不得你，真是不要臉皮！真是不要臉……

子華(溫存地撫着麗姝的肩膀。)

你想想看，我們年紀這麼輕，熱血和酒精在我們的血管中走着。

麗妹

不要聽你的，不要聽你的！走開些，你走開些，
野獸似的你！

子華

不要這樣惡罵我罷，對你的臉皮也有關呢。
哦呀，那邊人來了！（傾聽着）碧蕪他們呢……我
們走開罷，這樣淚痕滿面地叫他們看了才沒有意
思。

麗妹（憤慨着）

卑怯者，卑怯者！我要看看你所謂的力，我要
看看你所謂的勇氣！

子華（慌張着）

小聲說些罷……

麗妹

哦，哦！你跑開，你跑開罷，卑怯者！你爲什麼
不把我緊緊地，緊緊地抱在你的懷裏！？你爲什麼
不敢在他們面前將我抱住……（碧蕪他們的說說聲。）

子華（拖着麗妹手）

我們裏邊說去罷……

麗姝(似願似不願地任子華拉)

哦！哦！(兩人退入後方的雜木林。碧燕，鶯能，鍾琪，婉濤，仿山等從亭中次第出來。)

碧燕

在什麼地方？真的醉得都動不得了麼？

仿山

恐怕神祕的雷峯塔崩壞的鳴動或者會使他驚醒也未可定……這是剛才婉濤說的。

婉濤

可不是麼，怕要像前個月東京那樣大的震災才會將他嚇跳起來罷。

碧燕

啣啊，或者他已冷醒了也未可定……

婉濤

但酒熱會驅走寒光冷氣罷……

鶯能

哦！不要作抒情詩，在什麼地方我們看看去罷，船靠在什麼地方呢？

婉濤

在那邊呢，他睡伏在船尾的（鶯能走向燈桿上張
望着。鐘琪無興地坐下亭塔。）

婉濤

真是！醉得連醒動的氣力都沒有了，也不曉得
起來賞賞月亮。

碧蕪

啊！這邊的月娘更有趣了，在細聽杭市內猥雜
的情話似的……哦！天喲！人喲！這月夜喲！沉醉的
侗喲！

鶯能（使着性氣）

哥兒！你在喊什麼！？侗哥呢？這空洞洞的船
中……

碧蕪（走近鶯能處）

妹子，侗不在船中睡麼？

婉濤

哦呀！（走近岸邊看）

鶯能（對碧蕪）

你在岸上做夢，不是他在船中睡！

婉濤

真的不在了呢。

碧蕪

是，是，不錯的，哥哥做夢，你哥哥在做夢！老實對這愛死人的湖光說話，我真的在岸邊做夢呢！我不曉得什麼，做夢似的；但我什麼都曉得，現在這裏說話呀。妹子，個真的不在船中了麼？

鍾琪(跼起來，獨自似的。)

真是個做夢的哥哥！

仿山(望望鍾琪)

真是個瘋子的個！又跑到什麼地方去了。

鶯能

怕不是跌下湖裏頭去了？(跳下船中)

碧蕪

妹子，妹子，你注意些，不要跌了；個怕在雜林中找你呢。

鶯能

怕什麼，湖水淺跌不死的！(鍾琪捉着仿山的手緊張着。)

仿山(驚愕地望鍾琪)

怎麼！？

鍾琪（釋放仿山手走向燈桿。）

啲啊，沒有什麼……妹子呀，你起來罷，我們裏面找他去。

碧蕪

哦！要什麼地方找他去呢？在曲欄下的殘荷葉上？在雜林中的霜草尖頭？或者在幽光閃閃的湖面？或者冷氣侵侵的樹梢端？啲呀，他還臥倒在船板上也未可定。妹子，你看得真切麼？

鶯能的聲

我眼睛要比月亮還明，我看得見雷峯塔尖歇着夜鳥的寄生樹呢！

碧蕪

妹子，在這幽暗的夜光中不要太看遠了，容易頭暈目眩的喇！注意你站的是浮搖不定的船板，腳底下是不知有何深的泥田！你起來吧，如何不在那兒，怕他迷在竹徑通幽的裏面去了呢。

鍾琪

真的快點起來好些呀！

鶯能的聲

哦！有他遺下的絨帽子，都給冷露濕透了的！

婉濤（對碧蕪）

我們裏面看看去罷。

碧蕪

是，是，（對鍾琪）你好生看顧妹子，（對仿山）喂，我們裏頭看看去罷，或者他要在裏面莽撞地碰着假山頭破了。（大聲一點）妹子，不要盡在船中迷惑。他不會鑽入船縫舷隙的；他常不住地飛，跳啦。

（與婉濤，仿山退入雜木林。）

鶯能的聲

啊！可憐他這個絨帽子！好像他的靈魂與頭髮織就似的。

鍾琪

妹子，你起來罷，我和你說點話。

鶯能的聲

你下來罷，這裏還有菱角……哦呀！他的衣帶子！（小聲些）這裏還有菱角給你喫呢……

鍾琪

妹子，我請你起來！那裏是很危險地！

鶯能的聲

危險？那麼你來保護我罷。我不曉得有什麼危險……（小聲些）啊！好美的衣帶子！

鍾琪

妹子呀，他在裏面找着你着急，你却在這兒悠閑地稱讚他的東西……

鶯能（走到船首來）

我怕他要跌下湖裏去……

鍾琪

那裏。任他瘋也瘋不到不要了自己的生命啦。你起來罷，我有話對你說。

鶯能

真是，但我聽見瘋子，（一面上岸）我聽見瘋子常要有不可思議的感官，或者會看見湖中有什麼美人，就跳去了也未可定，像剛才要跳過船似的。

鍾琪

但不知他真瘋假瘋……哦！我們亭中坐坐去罷。

鶯能

在這兒站着不好麼？哦呀，哥哥！他們呢？

鍾琪

他們找個去了的。

鶯能

他到底是什麼地方去了，真不會跳下湖裏頭去麼？

鍾琪

要是這麼擔心，水裏去找他的屍首好了！

鶯能

他的屍首要從何處找起？他像不帶着肉體的靈魂似的 …

鍾琪

不帶着肉體的靈魂？噢啊，失了中心的獨樂，沒有腦殼的螺旋釘呢！

鶯能

哦！你的話真有趣！但什麼都好，我們也找他去罷。

鍾琪

我有話對你說呢，

鶯能

什麼話啲，你說罷，(坐下石凳)

鍾琪(腳踢一下)

是，鶯妹，你聽我說罷；我可憐我自己，還是可憐他，餵多些。是，像你說的他是個可愛的詩人也未可知，是個情熱純潔的青年也未可定；但由我看來，(漸漸亢奮着)他還是個易感多傷淚水長垂在眼簾的小孩子；他只有心，感情；沒有腦殼，意志，他不能夠駕御他奔放不軌的情，不能夠壓抑他爆發的飛躍的心！他只憑他突進的飛車亂撞，不顧忌一切的障礙破壞，不管一切的損傷毀滅！鶯妹，我們現代的青年，猶其是現在的中國青年，稍為有理智些不是好麼？稍為自克制些不是好麼？我們應該要忍耐着，思慮着；我們應該要顧己顧人顧一切。我們不服一切的道德律。但我們不能不維持人間的秩序；我們不能犧牲自己的幸福，永生，但我們不能不尊重人家的安慰和平……鶯妹，你微笑什麼？我這話錯了麼？啊，啊！這有什麼關係！總之他是個多

威易傷淚水長垂在眼簾的小孩子，又是個突飛的無軌的急行車，又是個心血多腦汁少的畸人！因他這樣，就因他這樣，才會惹起一切人的注意，才會引起你的愛也未可定。但是看罷，鶯妹，世間爲着小孩子開的路是沒有的，他要是永遠地這樣莽撞，他何時會給車馬軋死罷！突飛的無軌的急行車何時會碰着岩石粉碎罷！做夢的眼睛何時會出血罷；啊，但這有什麼關係……總之我可憐自己還是可憐他多些。我能夠受苦，能夠忍耐；我能夠壓服我無理的情熱，能夠克制我強烈的欲求。我能夠犧牲我的幸福，能夠讓給，供獻，服從！但我不是個懦弱者，我還能夠奮鬥，耐着奮鬥！鶯妹，你知解我的意思麼？並且我又何苦來呢？我既被運命戲弄了，既被運命撇開了，終是一苦了世，左右成了個被社會虐待了的人，又何必去架着人家的路呢，妨害人家的成功呢！？以至破壞人家的幸福呢！？所以，哦，鶯妹，我願你專愛他一個人，永遠地，專心地！他，何要說：“我們來開一朵上帝未曾下過種子，人間奇異的三葉鮮花罷……”鶯妹，何苦來呢！

並且這不是笑話麼，未免太異端了罷！啊！笑話，奇恥，苦惱！（稍停，憤恨地。）並且，鶯妹，啊，啊！什麼都好，總之，啊！總之，半天起了烏雲慘霧，中途生起惡浪陰風，將我的小船推翻了，將我一切的希望安慰搶奪了……啊！啊！我咒咀人間，我咒咀運命！咿啊，咿啊，我能夠犧牲，能夠讓與，能夠忍受，一切苦痛我負擔得起！鶯妹，鶯妹！丟開我罷，他是個可愛的詩人……啊！愛他去罷，專心地，永遠地，（頭垂下去）

鶯能（很受感動，執着鐘琪手，起立。）

鐘琪，你不要這麼着急好麼？你一定不要這麼着急才好！並且他怎能夠笑着看你的小船打沉，我又怎能夠撇下你！啊！是我的運命，是我們三人的運命呢！

鐘琪

不，不，這種麻煩的運命我想丟的！總之，啊！總之我還要念書，你把我們年來相結着的一縷細絲剪斷了罷！

鶯能（細細擊）

那怎麼使得……

鍾琪

怎麼使不得，輕輕一剪就完了！

鶯能

我沒有那麼忍心，並且我愛你，同時愛他；愛他，同時又愛你。

鍾琪

哦！你這是什麼心？

鶯能

我不曉得……

鍾琪

啊！你無論如何要苦腦的麼？

鶯能

你心這麼妬忌麼？

琪鍾

妬忌？啊！女神只有一個心……

鶯能（強起來）

是，女神只有一個心，那是愛，愛，愛！

鍾琪（輕丟鶯能手）

咿啊，我明天返東京念書去！或許荒亂那邊的市城還要比這兒有秩序些……（侗魯莽地從亭中走出來）

鶯能

哦！侗哥！（走近侗，鍾琪注視着。）

柳侗

哦！鶯妹，鶯妹！

鶯能

你怎麼這樣跳東跳西，使人家跟隨也沒得跟隨起。

柳侗

難道我要死坐在禪床中念戒條……哦！鍾琪，我們一切莫說了罷，我們好好地大家玩玩罷。啊！這個月，這個景，這個情！

琪鍾

咿啊，你那個瘋，並且你酒還未醒清似的，我怕同你玩。剛才鶯妹在這兒還怕你跌下湖中訪美人呢！

柳侗（對着沉着的鶯能）

但可惜湖底有只霉爛的舊泥……哦呀，你怎麼這樣鬱悶悶地？要愁苦太可惜了我們短促的日子呢！

鶯能(神情一轉)

可不是麼，侗哥，我們不要太苦早了！我們儘管歡歡醉醉地……鍾琪，你也來罷，我們重復划船去！我撐舵，你們搖槳，划到湖中心，叫他們找不到才有趣呢。

柳侗

真是，我們划到迷濛的湖心去！什麼都要糊塗些，神祕些，不要一手就給人家擒住了才有趣，我們去罷，船中或許還有酒呢。可不是麼，琪鍾，我們不要叫理智太相欺了；西湖能有幾度月明時，月明能得幾回聚？啊，船中或許還有酒呢……

鶯能

你剛才聽說不是醉倒在船尾，你醒了麼？

柳侗

醉時早，醒時易呀！鍾琪，去麼？

鍾琪

吶啊，你們和碧蕪真是三生的好兄弟妹！但我總這樣想；青春是一個極短的剎那，與其夢幻過去，不如睜開眼睛；找到我們真正的人生，向我們唯一的路上走去。

柳侗

鍾琪，我們唯一的路何處？誰曾找過來的？

鍾琪

所以要睜開眼睛找……

柳侗

可是睜破眼睛瞧，看到的還是古人滴過了的而我們現在正滴着的淚痕沿途的舊路罷！並且唯其青春是一個極短的剎那，是一個捉摸不得的活動影片，所以我們不能加減乘除算過了他；我們須忘一切的歡樂了他！哦，鍾琪，來罷，歡歡樂樂地過去罷。理智的本質是冰冷的，要使人驚醒；感情的本質是和熱的，要使人睡醉。而惡魔屢在驚醒中跳梁着，神常是在忘我的國土內酣睡的。哦，鍾琪，睡罷，醉罷，我們忘我忘他忘一切地笑罷！歡喜罷！跳罷！飛罷！爲什麼我們要苦，煩悶……啊！啊！啊！

鶯能

侗哥，侗哥，哦，侗哥！笑啦；你爲什麼要自己
流淚？啊！閃閃的珠子似的……

鍾琪

唉啊，總之你們都想沉醉在青春美夢裏永遠
不醒的；但那我做不到，我在青春美夢裏過的日子
也長久了，不僅不能感到愉快，反把純美的心靈加
上了無數的傷痕……這無數的傷痕，舊的，新的！
唔，我已決心了，決心了！這一些無味的羈絆！無數
的傷痕！

柳侗

鍾琪，哦，假使我或誰能夠醫你那心靈上無數
的傷痕……

鍾琪

唉啊，我能夠忍受，我比誰都能夠忍受些，比
誰都能夠讓與些……

柳侗

但我沒有什麼可以讓與的；我覺得只有大家
快快樂樂地相愛……

鍾琪

快快樂樂地相愛？大家？啊，過往的夢了！什麼都破滅了！大海裏的破釜沉舟了！哦！我的美夢！我的幸福！我的希望！我的安慰！我的仙女！我的前途！啊，啊！我一切的一切！（碧蕪從亭中出來，佇望着亢奮極的鍾琪。）快快樂樂地相愛麼？呵，這句話我拿來祝你！或許象牙塔裏可以收留我這個殘軀……（走向亭中迎面碰着碧蕪。）

碧蕪

鍾琪，你怎麼這樣興奮？苦腦是青春的消磨劑呀。

鍾琪

哦，碧蕪，你想來安慰我麼，可是緊隨着我的苦腦你奈他何！啊！我的希望，我的心……唉啊，我比誰都能夠忍受些！To bear is to conquer fate！看罷……碧蕪，我決心明天返東京。

碧蕪

唉，鍾琪，你怎麼這樣着急？

鍾琪

不是我着急，是你氣長閑呢！但什麼都好，我已決心了！鶯妹，我們再會罷！侗，哦，我們……（走入亭中）

鶯能

鍾琪，鍾琪！

碧蕪

喂！鍾琪，你要那兒去？（對鶯妹）我看他去來。

鶯能

他不會自殺去的麼？他常想要自殺的。

碧蕪（笑着）

那裏！不過一時的神經興奮罷了。他一般新中國自覺的青年，幸福的小家庭還等他組織呢！

鶯能

啊！我不知道要怎樣好……

碧蕪

這樣神祕的西湖月，這樣花花色色的刺激，還說不平麼？那你就太輕蔑了你的青春了……啊，今晚的月娘格外有神采些。侗，你好好地看管妹子，我看看鍾琪去來……哦，侗，你不要儘管望着月亮

出神！你酒該醒了呀……（退入停中）

鶯能（走到侗胸前，輕輕打他一下。

打死你……（依在侗懷裏）

柳侗（擁抱着鶯能，仰望明月。）

你打罷……（稍停）鶯妹，你到底愛誰呢？

鶯能（嬌懶懶地啜泣着）

我不知道……

柳侗

哦，鶯妹，我曉得你愛誰；你同時愛我們兩位。但我將鍾琪的沙汀印上了擾亂的爪紋了；鶯妹，鶯妹，我的罪麼？這是我的罪我的惡麼？我只愛你，不想其餘；我想你又不是生在他嘴邊的一顆硃砂寶痣，不許人捫，親近的……

鶯能

是呀，你有什麼罪，有什麼惡呢。

柳侗

唉呀，我要給他無數的傷痕；你聽見了麼，他遞給我那哀怨之心？（兩人默默有頃）

鶯能

侗哥，你說罷，還有呢？你接下去說罷，我喜歡聽你的……

柳侗

啊！要怎樣說好呢……是，我曉得，曉得他苦苦你！（月光格外光明，銀波洒得侗鶯兩人融合在一起似的。

收 場

柳侗

……曉得，鶯妹，我早曉得，
早曉得我定會化作一陣熱狂的春風，
將你們脈脈的春波擾亂，
將你們脈脈的花蕊搖動；
但是我的卑怯麼，

我不願，不願對你說：

“棄你心上放肆新長的紫蘿藤，
愛你心上原有深紅之心！”

鶯能

這有什麼，這有什麼不了呢。

柳侗

哦！鶯妹，我的少女！

我熱愛的青春，

我放肆的紫蘿藤，

我只得對他說，剛才在湖中心，

你不也聽了麼，哦，鶯妹，你再聽：

“鍾琪，我的弟弟，

不要垂頭對你哥哥嘆氣；

解你愁結不開的眉尖，

浴你青春歡樂的波浪！

莫要哭，莫要慢慢地清瘦下去，

莫要尋出悲傷苦悶，

在你哥哥的愛之杯中！

冒着淒風楚雨漫爛而開，

當我們青春的心花未萎時；
衝開惡浪愁波渡過；
當青春我們的心桅未朽時！
莫信險陰的鷓鴣，
莫聽嫉妬的小鳥；
我欲拔起牠們的羽毛，
我欲剪斷牠們的舌根！
又莫將你可愛優美的天真着色，
莫做你徬徨的哥哥之犧牲！
我欲撕破托爾斯泰醜的假面，
我欲搗碎耶蘇譌的赤心！
愛你欲愛之愛，
讓你愛讓之讓，
小弟弟啲莫傷心逃去；
我愛着她，還愛着愛她的你……”
哦！鶯妹，我的少女！
我聽得月光中他的嗚咽聲，
在淒涼的湖面上，
和着淒涼的秋風陣陣！

但是我卑怯麼，
我只得對他這樣說；
我不願，不願對你說：
“棄你心上不作美的紫蘿藤！”

鶯能

侗哥！侗哥！

柳侗

哦！願天莫生我，只生他和你；
多事我已生，又逢他和你！
願天都莫生，生亦莫相逢；
旋風捲地起，吹上他我你！
又願我莫愛你，讓他平和地；
自然不許我，我也不自許！
又願同你他我，和和樂樂地，
月下歌與舞，問嫉妬來否！
哦！鶯妹，我的少女！
心望你愛我，實望你莫愛我；
愛我使我狂，愛我使人悲！
心望你莫愛我，實望你愛我；

不愛我使我自棄，不愛我使人相欺！

鶯能（啜泣着）

啊！我不知道……

柳侗

哦！鶯妹，我說不出我的心！

好像因我愛你，望你愛我；

又好像因我愛你，

望你莫愛我，莫愛人！

啊，我說不出我的心！

又好像因我愛你，

望你莫笑，

望你無情，

望你莫生！

鶯能（啜泣着）

殺死我罷……

柳侗

殺死你麼，殺死你？

我想殺死你，

又想抱你 Kiss……

哦！人生卽矛盾，
矛盾是人生；
滑走湖上願盼好，
不知湖底有何深！
可不是麼，海水好浮泳，
望湖驚，怒濤怨浪奔騰！
歡嘆聲，喚采聲，
聲聲病呻吟！
哦！鶯妹，我的少女！
杏花村的醋魚生蛤，
酸味和血水；
靈隱寺的晚鐘玉泉，
嘆息和清淚！
丟開我罷，你還是跟他東京去，
好生愛慰他，
莫使他垂頭嘆氣，說：
“我愛了耶穌的教訓，
愛了我的凶敵……”
哦！鶯妹，我不是他的敵；

如果我是，他想，
叫他不要忍痛着左頰，
還要獻上右頰任我打，
我欲搗碎耶穌譎的赤心，
我欲撕破托爾斯泰醜的臉皮！

鶯能

啊！侗哥！侗哥！

柳侗

落葉帶着他的珠淚在我眼前飛舞，
淒風和着你的啜泣在我耳邊哀號。

鶯妹，你還是丟開我罷，

跟他念書愛他去，

鶯能（啜泣着）

我不知道……

柳侗

但哦，鶯妹，我的少女！

我又如何得離開你！

我的靈魂離不得你，

正如他日日要跟着你似的。

他愛你，他愛你，
誰不知我也很愛你，
誰能將你從我心中偷去，
又誰能使我不要了喲，你！？
我想借滿山滿湖的風光留住你；
如你去，雲邊海角，
也只有你心窩是我的葬身地！
可不是麼，熱潮之上什麼可浮游，
熱上之潮什麼不拋流？
但哦，一縷哀怨之聲，
孌孌不盡，
在我心上哀鳴……
鶯妹，喲，鶯妹，
青天碧海無限心，
我願你跟他去，
又不願你離我去！

鶯能（啜泣着）

殺死我能……

柳侗

看啦，我們像在濃霧中索梅花似的，
那湖中閃着的寒光，
又只表現一些愁波怨意，
去罷，鶯妹，你還是跟他去！

鶯能（啜泣着）

我不知道……

柳侗

哦，鶯妹，我的少女！
去罷，我歡喜你去！
我有無限的傷感，
同時有不可思議的快愉！
真的呢，
如有誰說我不是真心望你跟他去，
我定要打誰個嘴巴破裂！
但又真的呢，
如有誰說我真心歡喜你跟他去，
我要打誰個半死！
啊，鶯妹，我終說不出我的心底！

鶯能（啜泣着）

殺死我罷……

柳侗

哦，鶯妹，我的少女！
我的喜悅！我的情熱！
我的心！我的意！
我的七色光波！
我的紫外暗光！
我的 Harmony！
我的 Melody！
去罷，你還是去罷，
我終說不出我的心底！

鶯能（儘管啜泣着）

侗哥，侗哥！
我有這樣的幸福，歡喜，
我，我，我不知道……

柳侗

哦！不知道，不知道！
在我這糾蔓蔓依搖搖惡的紫蘿藤上，
用你香薔滿身美銳的紅頭刺，

刺出我洶亂的鮮血來罷！

鶯能(從洞懷裏抬起頭來，輕輕打他一頰。)

打死你……

柳侗(再俯就些)

你打罷……(不知不覺倆接起長吻來。這時繡琪從雜木林中出來，覩狀，又縮身進去，)

鶯能(猛奮着似地從洞懷裏逃去。)

啊！啊！不知道，不知道！

你們都和我絕交！

不然，都是我的哥哥！

他明天要東京念書去了；

你叫我跟他到那灰燼裏！

你呢？你呢？哦，我自己呢？

你就死在這西湖的月光裏！？

啊，啊！不知道，不知道！

你們都和我絕交；

不然，都是我的哥哥！

遠永的哥哥！哥哥……

那裏，那裏，都是我的，我的愛人！

啊！罪惡麼，是我的罪惡麼？

我愛他，又愛着你……

啊，哥哥，永遠的哥哥，

天上的哥哥，夢裏的哥哥……

啊！打死你，打死你！（又走到洞胸前，亂打他灘下。個無限的傷懷混亂似的。）

柳侗

哦！鶯妹，鶯妹，我知解你！

愛罷，只有愛，悲哀，

這是一切的一切！

莫把你純真之美向夕陽古道中長埋！

表現你愛之心，發輝你美之靈！

莫說什麼哥哥，夢裏的哥哥，

這些像老谷沈鐘微弱的反響，

使你的迷童兒倆聽！

望雲花中的飛鳥啣，

送你醉人的秋波！

莫徬徨惆悵，

莫迷在薄霧之中，

唱你不自然古舊傷感的戀歌！

喲，鶯妹，愛罷，

只有愛，痛愛，悲哀，

這是一切的一切（抱起鶯能狂熱地亂吻，鶯能掙扎着
受吻着；終于推開了個懷抱。）

鶯能

蠢侗哥；瘋侗哥！

啊！真的可怕！

我在你眼中再看東京的火災了！

啊！啊！（喊起碧蕪來）

哥兒！哥兒！

柳侗（兩手伸向鶯）

鶯妹，你這樣胆小麼？

鶯能

哥兒！哥兒！（走到燈桿之下，抱着燈桿似的。）

柳侗（追近鶯，熱狂地。）

你真的這樣胆小麼？

你怎怕得蝸牛似的？

啊！怎麼好呢！

你躲在綉被中念佛好，
你只好坐在春宵燈下，
聽少爺說些天上的仙女和古代才子的故事！
啊！你怕麼，怕我瘋麼？
但你眼睛叫我瘋，
你的嬌笑使我瘋，
你的纖手使我要瘋！
哦，哦！什麼天上夢裏的哥哥，
又什麼垂頭嘆氣的弟弟！
我要抱你，我要親你！
愛罷，愛罷，痛愛罷，
這是一切的一切。（再走近鶯能些，鍾琪突從雜林中奔出，望侗胸前撲去。）

鶯能（驚叫）

哥兒！哥兒！

柳侗（手飛胸口，一時的驚訝，俄覺傷着了，冷笑着，絕望的冷笑着。）

哦！鍾琪麼？鍾琪麼？

唔，這才是我的鍾琪，

這才是我的小小弟弟，

這才是人生……(鍾琪把頭垂下，刀從手中落；同時
侗無力的倒地。)

鶯能(驚呼欲絕)

哦！哦！哥兒！哥兒！(趨伏侗身上，這時碧燕從亭中走
出，睹狀驚駭。)

碧燕

怎麼了？怎麼了！怎麼……

哦！哦！侗殺了麼！？

是，是 鍾琪瘋了的，瘋了的，

鍾琪從裏面的照相館拿了……

啊，啊！我慢來了一步！

可咒咀的忍氣啣！

可咒咀的能耐啣！(鍾琪垂頭喪氣地直立着，碧燕走近
侗處，婉濤，麗姝，子華，仿山等從亭中出來，羣作駭愕狀。)

鶯能

哦，哦，侗，侗哥！

你怎樣了，你怎樣了！

柳侗(無力地)

你走開罷，血呢，血呢，
血會污壞了你……（目睹碧燕）
啊！碧燕麼，我的碧燕……

碧燕

怎麼了，侗，傷着什麼地方了？（欲往扶侗，侗揮手作拒絕狀。）

柳侗

剛剛在這個，這個上面……（指着胸口）

鶯能（扶侗斜依在自己胸前）

侗哥，哦，哦！侗哥，你覺得苦麼？

柳侗（強奮精神撐起頭來）

我不苦痛，鶯妹，一點不苦痛，

我只覺血流，哦，血流……（裏面犬聲狂吠）

流罷，赤熱的血喇，你流罷！

把裏面醜犬的惡吠聲蓋下罷！

把那古舊的雷峯塔都流跑了罷！

流罷，流成大河，

把我這個做夢的屍首浮出大海去罷……（雲從
月面飛過，陰影投在侗，鶯倆的身上。）

啊！月姐兒隱躲了，
不可思議的星星飛跑了！
闇淡的雲帷垂下了……
可怕的天地，可怕的，可怕的……

鶯能

侗哥，侗哥，不要怕，
有我呢，我在這兒呢……
啊！鍾琪，鍾琪！（哭着。鍾琪不動地喪着氣。）

柳侗

鶯妹，鶯妹，不要哭，不要哭罷……
在這荒蕪的人間宇宙，
在這少味的人生盤中，
我們最好儘管嘗試，
甘的，苦的，辣的，辛酸的，血腥的，
最好能夠利用我們的味覺承受牠，
不要輕輕地放牠從嘴邊漏過了……
鶯妹，鶯妹，你那麼傷心麼？
人間有什麼值得傷心麼？
不要這麼悲愁地哭罷！

小鳥似的歡唱罷，
花蝶似的狂舞罷……
可不是麼，鶯妹，你有幾歲？
你不是年紀還輕麼……
不要這麼悲愁的送葬了青春……

(聲音漸漸微弱起來)

是，是，天地本是有意識似的無意識地多變化，多變化！

我們什麼，鶯妹，我們什麼？
我們小孩子看罷，只是看罷……

婉濤(走近碧蕪)

快叫船子載過湖邊醫院去……

碧蕪(猛奮着似的)

哦！快叫船子載過湖邊！

仿山

真是！哦 哦，我到後面叫去，(走入亭中)

麗妹(拉着子華的手恐怖着)

啊，啊！

子華(神經質地不知對誰說)

不要怕，不要怕，
有我呢，我在這裏呢……
啊！這才是，哦，力啲！力啲！

碧蕪（憤怒地向子華）

在狂吠什麼！？畜生！

柳桐（無力地，聲音很微弱地，喘着氣。）

哦！碧蕪，你在喊什麼，在喊什麼？

一切都極自然地極自然地……

我不苦痛，一點都不……

哦！鶯妹，我的鶯妹！

我很心樂，

我這樣地在你懷中喘着氣……

這樣地，這樣地在你懷中……

再會吧，啊！不可思議的星星飛跑了，

黯淡的雲帷垂下了……

再會吧，永遠地再會罷……

鶯妹，鶯妹……（氣絕倒下）

鶯妹

侗哥，侗哥，哦！我的侗哥！（俯伏侗身上哀泣着；）

碧蕪扶着鶯能肩膀，緩其突地走到侗倒臥處，俯伏嗚咽着；有頃；鶯能慢慢地站起來，緊着抱碧蕪。）

鶯能

啊！哥哥，哥哥！你帶我回家去，
我想看看母親，看看母親，母親……

碧蕪（悽然地）

伊啊，妹子，你還不曉得我們所處的境地？
幾年來的兵匪把我們的家鄉荒毀了；
你想何處找我們的父母親！？
恐怕代着母親的胸懷，
只有殘酷的軍帳匪窟在那邊等罷！
妹子，你有那麼傷心麼？
是，侗死了，死了……
啊！讓他安樂的死罷……侗，侗！

鶯能

啞啊！哥哥，哥哥！
帶我回家去，帶我回家去……
什麼地方都好，帶我回家去……

（幕）

△ 終 △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5 9471B

一九二九年一月再版

著 者 楊 驥

發行者 北新書局

發行處

上海四馬路中市
北平楊梅竹斜街

北新書局

送 贈

每冊實價三角

• 018241